



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一

○啓

賀慶州杜待制啓

賀運使轉官啓

賀鈐轄柴太保啓

賀知縣啓

上宋相公啓

上集賢相公啓

上梅戶部啓

上杭州范資政啓

上江寧府王允圖啓

上泉州畢少卿啓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上明州王司封啓

上運使孫司諫啓

上發運副使啓

上李仲偃運使啓

上通判啓

謝范資政啓

謝知州啓

謝隣郡通判啓

謝高源郎中啓

謝林中舍啓

謝徐祕校啓

謝林璧長官啓

答林中舍啓二

答定海知縣啓

答戚郎中啓

上樞密王尚書啓

與交代趙中舍啓

與張護戎啓

與譚主簿啓

上范資政先狀

謝許發運啓

謝王供奉啓

荅馬太博啓二

荅沈屯田啓

荅陳推官啓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賀鳳翔知府陳季士啓 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獻公作

謝及第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季士啓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闔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緒之懷
恭惟某 言華國粹賢逢展吉旦以儒雅飾治術以器業結
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秘吳都按部聳群吏之
靡隔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以邊城之寄戎路所
圻眷內閣之近班督帥臣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
庸韓侯獻功即介圭而入覲竹黍醴嘏以協具瞻北律方
嚴紳真尚遠希上為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躋崇中旨進秩卽闡服顯命之褒優疎與情而躡并某官
器恃以遠道粹而明季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納祕
延閣剽劇外司彼方碌上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正恬於
所守人之誰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左兵之
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敦厚風教尚煩使節之寄
以漸台衮之崇某側聞詔聲阻隨賓慶瞻望莫重云云

賀鈔轄崇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
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斧歸於節制國家以安
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

得魁壘之士以維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守強
濟出天淵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高聲此
孰朝會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軒陟圖功卽膺
於寵數屬關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榮瞻企風稜豈勝欣
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死庥良增欣抃恭惟某官資性
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後自歷
煩任壘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
綽之命殿子男之邦禦乎清風聳是群望操刀之能製錦
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異政

上宋相公啓

比者冒竊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倦七之意
千磨為吝震盪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騰書而寵谷優為
體兒略去苛夷醫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鎮臨
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異寢伏况某官風華靈茂
天韻闕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謹言善策發為
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
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崑石方圖師尹
之賢曾是碩疎終然庇賴尚茲嬰薄未即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為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美

袞之尊蹤孤而維附恭惟法宮議道負素樵天稟精授之
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乘堪與浩直之氣為廟堂
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壘
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
處促鋒車入參駸馭旋厲園廋羅狼角之色狂寇毒清河
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
慰之名朔方障威子儀開幕府之盛歟劉大慙入奏元功
或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奉治綱
坯治一陶輔成於醇化簫勺群賢踴格於太寧願惟平進
之微獲此庇暉之下伏希上為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
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其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貧坐傾於風美欽想承
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與羣杰天謔文華國躋
榮膺仕逢吉太辰由邵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
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
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轡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
石疏恩即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
辰尚遠隆堂之拜願臻願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公啓

某近游制壤久揖孤風當資谷之無容幸或裾之有
地粹王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緡星之文借談端而飾

物羈填方嗟於中露逢地不問於翹材仍安石之璽復見
牢之之勇茲惟雅故必於終與聞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麻
之詠寫吳綾之尤思未及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聞問
仄台貫序虛口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間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費見之儀承之一
厓弥闕門牆之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証畫清道
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嚴廊佳品時棟上材達亨會於凝
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秘閣之奧使臺峻右陝之邦均
逸方城為國巨屏帝暉曠曠召還即對於清光台座爰煌圖
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肅宇蔭尚暹伏希上為治朝保和

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竭末完局顧委瑣之自為陰翹价藩
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鉅書清道環
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應深出相察之名蒙而無
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之譏全德所高上意
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權寘近班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勲業
之舊其最惟孤苦夙佩獎知短羽卑飛已其心於枚粒陰
虬自躍思遠糴於風雲尚遙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獻為御庭角之次文何嘗攢見敢謂

玉堂之彥時飛宝刻之音華賁壁容过形謙柄外惟崇佩
中所銘藏恭惟其官擬不世之資敏絕俗之器敷揚文業
陟降泰庭演濶鑿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天色具瞻表則
之材屬邪正之彙連亦勞逸之均致銀符補郡聊福於民
艱賜廳贊謀即稽於天若其海濱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
為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
所存明神來相茂惟只止休有福祥恭以其官國之老成
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之謹迎貪善政
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戕肘遂去茲土其竊邑無

狀此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顏使袞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濱已虔於命著顧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為懷回風增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臧衣裳按部一新葵置之綱文石疏恩即还清切之禁伏冀為時室練廷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複天韻闊疎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惟某官材為時棟名著吏師澄清發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寢成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屆和諒福甚之敷裕未涯

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願下寮之愚敢投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噫君取庇自今馳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為愛邑之負歲時回薄氣候返寒明賢之女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啓

馳馳歲事斗躡音塵諫德所深推旌曷諭伏審某官陞華儲幄顯被於玉璽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袞守官於支邑將俸此於公材欣亦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詛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託室屢
致於尊光賜逾夜衮之榮你極高山之誅恭想鎮海都會
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宗當世
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还大政以澤
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烏署第夙荷於掄揚立鯉
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樓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之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此存之尤厚終
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御高惟日為感恭惟布宣善治樓
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弼節傳會承平之世竊

隆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夫又至漢廷下詔方尊千里之
師謝守論功當為九伯之冠行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
剛風華浸遠詹依禱頌倍萬等倫

謝隣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茲間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敢
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溫教獎以謙辭惟茲感銘其敢忘
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冀以遷可拱而俟你惟自壽下
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闊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先君
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鞞牘之襲

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風誼親賤
書辭追講前人之權坐忘介子之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
恭以某官邦之者明朝所貴重聲和乎四海執猶屈於一
州雖教養之仁士民猶賴而慶升之寵日月以須唯茲恣
愚其卒比賴伏惟為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願惟幸會之多
魯是趨承之晚比問州邸云改縣章治所相望私誠甚喜
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過勤恪先賜撫存之教
曲加獎引之辭雖媵媵之風可以存俗而貶損之意有如
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暑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

明神實相茂性毓氣怡有休祥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啓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甫荷存之遂傷睽隔之遠忽承
高誼特損謙辭願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
為媿則多賢備之材神明所相茂興止休有福祥未即
趨承惟加調護許厝殊擢以慰遲也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繼陳
困福叙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重錫重問相存有加
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辦仕則瞻管荷推褒之過情處
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惟賢明休有祉福以

時自壽良副所贈

荅林中舍啓二

幸隣封吟叨綴厥端仰風誠勤奉阻顧缺敢圖盛意申祝
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運數之可既欽承德履茂享春祺
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云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頌久无竿牘之獻敢圖
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疎之過未由占對
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既

荅定海知縣啓

瀛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惟知

感悚豈易綴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願良副所望

荅臧郎中啓

阻闊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晚裁賀
來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傳以厚義高且醇承拜置前
誦玩亡斃喜聞王事優簡神子粹平某官奉國不面處官
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民無隱情治有異迹
許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尚書啓

竊以稽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袞輔成欽四鄰之基命
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志純爽邦明哲對越
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辭為時棟雍容禁署

嘗密贊於虞謀參貳宰司多委成於治體奮庸甚盛注意持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重寄居留神甸為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萬里聲教所暨慶祚率同俯念空疎夙叨存記結縣章而祗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盛德尤激懽悰

與譚主簿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丐規模惟喜則多非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欽投即趨於前屏瞻望塵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啓

近持悃幅進邛高明荷溫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亦既就道即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啓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踈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先賜

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答馬太傅啓二

伏審進 啟恩章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先儀敢圖隆私
先賜華 同感佩之至云云

二

伏審光 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尉至深
叙陳不既

答沈屯田啓

趨承維 舊遠去尚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須敢圖
恩紀特 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歲云郁沐
物且長 惟賢明多有休福竊以瞻宣之盛情成陪感

之良伏惟順序自願副人所望

答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褒諭過情窺觀以恐擢
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啓代人

恭以 燕座流恩政堂遷綬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慶慰
恭以其官藁氣堪與稟精河岳風華懋羨嶢峩東南之筠
天韻純淪溫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
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相素同國躰之安喉舌命官
遂致文明之政茲為異數允答其瞻恭充位外藩希風上
國觀文籍叙弼高天老之台通謁為儀寔遠且晏之日懽

愉无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

恭審選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其官略非世出
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崇高明之器光華漫漫遠適
於泰石文亨彬彬適階於臚任球睿明之正統圖衛翼之
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通規亮節朝矜式以
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荷重懋惟微數允合霄公命布
幅員言盈觀聽某久從外補逃聽上臚曾馳謁之未遑第
承風而竊抃瞻依之厚度越于常

荅福州知府李士啓

某啓竊聞義風累更元曆雖疆域之相比風織疏之未皇

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無因至前承拜
如棟某宮鄉材脩固國器方燕登赤本如王翔盛問維高
閩之曼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良鎮山襟帶既聞善治
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李士啓

伏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強濟業履
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之館方指
事以載功岐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能補邵
額後熙天即頒寬大之書召还清切之林示某衰晚无狀情
契所同顧海上之身寔為俗吏瞻榜中之彦敢附青雲未
涯誓見之儀益切瞻言之素願臻持攝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啓宋宣

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尉竊以女危所繫文武
 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躰至若萬務通于四海
 一柄萃于一門簡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其官風華博照
 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龍章平之系田逢辰鼎盛序爵
 弥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俗通路三代之隆
 嗟彼荒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
 平博謀而取重畀茲全責欽若壯猷輿論所同嚴瞻惟允
 昔鑑通函谷繫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寧漢家之貞宰宜
 今具美與古兼徵某風附末光雅頌善庇仕藩城而待罪
 隱若自安佔宿邱之移文楚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 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 恩賜及第
 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躋華選冒榮之
 辱撫已而慙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石官之富一化所
 深人有善行數路之宰野無滯材取士如此之詳得人於
 斯為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求比詔郡邑詳延嚴穴向
 非蔚有吉采著在觀聽何以酬上勤佇寒人煩言如某者
 族敝而賤材頑且踈逢世治文追師鄉道負冠方獲有賤
 儒之名高文大冊無作者之實昊乾不弔先子夙喪倫家
 異土歸掃窮閭上不能乾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
 為養俛首于進新榮遶親適會詔之興一遂負書而應今

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嘗其材置以異等率趨法座
輩試殊庭僅成黼黻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天何抵此厥有
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學斟酌元氣洪纖
溥被其仁彫刻衆形知惡曲成其彙乘靈二酒潤秉律噓枯
使是寒士階於崇路敢不審圖大方博容常憲取所承亨
者之行事唯仁之守唯誼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
以寵利汚廉潔之尚庶期盡齒無負大恩易此而他未
知所裁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在一州以無能之賤身任有道之深庇
依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詞問之儀當歷於左右某官

爲國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
傳節所在神民共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之路
將前受於指今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新刊臨州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二
記

夷州學記

君子齋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文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吳利記

慶州學記

慶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除隄交廣闢越銅鹽之
販道所出入雜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曆中嘗
詔立學州縣慶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
合私財遷而大之矣然吏嘗力原於聽獄而不暇顧此
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
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
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
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包涵
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

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
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教在乎俎豆鍾
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
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
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
而不行行而不至則柰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
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
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
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
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暹畔逃不可
與有言則槌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

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恠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其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酌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感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

變際色上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氏從之而為四
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誅敷之不息也此也周道
微不幸而有漆君臣莫知屈已以之而樂於自用其所建
立時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文士揚除天下之廢
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
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徒
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經雖亡火於人心者猶在
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而從我於壘乎哉然足感非
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腳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
為人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惡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
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孤尚同之論彼其為愚

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進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
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此乎校之事
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明德新即位亦
震駭及此乎今之守吏突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
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
乎元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上大夫仁義之材
震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魯魯凶抵禁禍法而不
悔者亦將有以聽之矣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天下之民
故余為書一侯之請而進之於天子使使歸
而列石

居仁堂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
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
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
諸侯卿大夫之德而无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
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
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
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无謫
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嫌不務服
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
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太窮困
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繫吾心

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王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后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正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

君冲之始謀之衆吏而自李紘以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以已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任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鏡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間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万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

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貧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貧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既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與李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禦之以待水患而爲田

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祖堂闕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旣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无穹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事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允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爲士者知李矣而或不知所以李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擇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李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无聞於下有見於初无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李者之所以訟也李乎李

將以一天下之孝者至於无訟而止遊於斯鋪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為是也豈為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州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季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于鄉邑皆有季屬其民人相與季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季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季也今也无有季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為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崇之夫聖人

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賢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為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言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為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為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庠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為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為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州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為古之所為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

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
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
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披而遠來山農野老攀緣徂杙以
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
之所不通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天
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
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滅委窮於蒿藜榛
莽之間而山巖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
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

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
閣於其居之東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
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
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
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強帖柔隱誅發舒
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
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城府寺苞民廬居公
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梓收民鰥孤老瘠與所徙之囚
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

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贖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調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群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二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東南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爲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

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賈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抹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整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予所以哀民而問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中吏或
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
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
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
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
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戶部侍
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
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甍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
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
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事
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

民也久而費之欲以備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
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
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棟
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
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
復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
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
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

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南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汝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

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隄謝君者陽憂人也字師厚京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

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
道以闕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
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為之詳
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
川治田桑為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
學校厲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
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
知所為而有所謂能者竒以出竒為聲威以驚世震俗
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又以謂古
所為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為吾曾為之而曾不
足以為之萬有一人為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

材嘻其可歎也夫為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
之效則猶未也其不見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為然既
而聞君之為其縣至則為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
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
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
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函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函之
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
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
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

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歐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幽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旣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醴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

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幽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亭記

萬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渾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揚州新園亭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
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鷄山觀碇工鑿石遂入育王
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霽石浮石湫之壑以望海
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岩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

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
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徠吟者久
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甬上具舟以西質明泊舟擐
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華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
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
吳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
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上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二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癸土得
汎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為二池上各有溝注于南
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麓善端請名余為名

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礼者從子遊予既更淮南面慧礼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厚屋數十椽上破而旁宇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礼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焉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聽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多博而一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其成

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孝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卿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礼耶以彼之材由此之者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抚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若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之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愛其去人相与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与其從者一人為留而觀復與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三書其復與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

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后且人而不須吾以足惟
浮屠道士為然而全之為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
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无媿也予為之書其亦可以
无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與之歲日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千里令米君五父之石門者名山也古
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也其石相望君至而為
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筆寫其錫之塔王某使
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其之亭者必直好山乎其亦好觀
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安否其亦憐憫以自休息
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異於世而无所庇障且泯滅

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万物附焉以生而
不自以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
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老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无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愛
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
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
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
然后可以无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无事優遊以嬉乎
古今之名著其石幸在其文倍善則其人之名与石且傳
而不朽成仁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
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為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
非以飲而為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
聖之高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陟地
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无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
稱祖宗所以憫仁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
於利而窮其欲自錐盡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
之家佳士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
者爭元亨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
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况扼之為州山耕而丕時牧牛馬
用虎豹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方數者五六十地大人

象如此而通判與之為之父世則其人矣可不賢雖登立
能無勞於為治獨無觀游食饑民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
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為之就此而忘勞
者非以為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願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
貧者尔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為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
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
曰召公為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
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益
其隱約勞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誄歌之
至於不為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
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客細編追

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為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
善施侯所為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閤而嘉其所以名
之者曰閤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阨隰之無
險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為之名何也豈以山
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踏若踞若伏若翫為獨能適吾目之
所規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為知言
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為閤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為我記
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為之記以
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為閤而名之者其言如
此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
所繫者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
不可為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訖而辨之也亦不可為量數
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
以為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為高屋建大軸兩輪而
棲置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
土木用漆珠璣萬金之闌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現者
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與時也知出之有命
與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
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盡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
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蓮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母
後世學者或拘乎身之所然或從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
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弊蓋裂而為八九傳聞該是有意
之士補苴調牖莫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為之地故終
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
老莊西域老佛也既以此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為其
徒者多寬平而不枝質醇而無求不枝似仁無求似又嘗
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為
有似乎吾之仁又者豈非所謂資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
通之瑞新閣之懷璉皆今之為佛而超然吾所謂資而字

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滯濁而人
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聞語焉與之遊
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
之城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甌
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為之善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
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為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
為屋於漣水之城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
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
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
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鏡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其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
曜者道士一用平募民錢為堂庖廡已又為閣置九曜像
其下從吾乙汝文記其年時汝為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太
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為隍吾廬當
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為祥符觀上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
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為溪
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為之近
者邪雖其身去為吏獨其心不須吏去也今道士又新其
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勞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
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為幾吾之所樂而
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待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

游焉以忘吾憂而用吾思扣門成之自某年月日也

遊空禪院記

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慈始居於其址而卒
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
之廬家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
山之陽名之也距洞有餘步有禪僧道其文漫滅獨
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泉而飲出者曰

不出大且盡遂與之俱出蓋子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至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復有力而又不隨以怠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險遠為有物盡吾思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世之好遊者其志也而不能至者其於此碑又以悲乎古書之好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宗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與遊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

慶曆之甲申法沖始傳其毀而者之至嘉祐之戊戌而白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貸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礱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

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政教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歲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備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勳系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福遂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脩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脩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狹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誅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

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豈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社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滙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

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今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維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度制度狹庫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備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噴然有意

其圖之也今大常司君實葺其意會八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陽美第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濶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

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承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曆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二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泫泫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巖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三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陞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共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上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顯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終

